

酒杯里的宁波

记者 王心怡

幽暗的灯光打在深色木镶板上，黑色大理石桌面配以皮质纽扣长沙发，音响里用恰到好处音量放着慵懒而迷离的爵士乐，这一切让人感觉轻松自在，而彻底让你卸下疲惫的，是桌上那一杯醉人的浓烈。

Jenny推开沪上最知名的威士忌和鸡尾酒酒吧——酒池星座大门的刹那，扑面而来的便是，曾经绅士贵族们饭后聚在一起闲聊的会客小天地，经典而时髦，颠覆了她对酒吧喧嚣沸腾、鱼龙混杂的惯常定义。

“那晚之后，在宁波开一家安静的威士忌和鸡尾酒酒吧的想法更坚定了。”



与酒结缘

年幼时候的Jenny认为，酒应该就是奶奶自家酿的红曲糯米酒。

人们把红曲撒入蒸熟冷却的糯米饭中，灌上米汤或者凉开水，储存在缸里发酵，不久即成黄酒。因方言发音“糯”与“老”近似，加之红曲酒色调鲜红、味道浓厚，又具有排湿健体的功效，故称“老酒”和“女儿红”，如果把粳米饭拌曲酿造，做出的酒糟用木簋罩住，尔后文火烧沸蒸发出来，是为“土烧”。

大人不让她多喝，她有时候便偷偷嘬上一口，是童年的甜味。

后来，她考上大学，读了药物制剂专业，本以为与酒再无瓜葛，没曾想历史上的第一款鸡尾酒正是由药剂师研发出来的，“有种命中注定的玄妙。”

1838年，克里奥尔药剂师Antoine Peychaud在位于皇家街437号的店里研发了鸡尾酒Sazerac。有一种说法是，第一位品尝者Antoine的同事Masons将酒盛在鸡蛋杯Coquetier中饮用，因此，许多人仍然坚信这一词为Cocktail（鸡尾酒）的变位词来源。现今，Sazerac仍然是新奥尔良鸡尾酒的代表，它特殊的苦味也一直成为新奥尔良调酒的经典。

Jenny说，通过解构和倒推，用今天的视角，去重新观察鸡尾酒，看看每一种风味的来源，每一种基酒的运用的背后，都蕴藏着怎样的民族文化。

“当西班牙人建立了新的定居点，他们首先会建造教堂；当荷兰人开辟了一片新的殖民地，他们首先会修建堡垒；当英国人越过重洋，来到世界的另一端，面对着野蛮的印第安人，他们第一件事，是建造一个酒馆。”这是托马斯·瓦尔杜克船长1708年写给伦敦侄子信中的话。

殖民者们到殖民地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征服土地，而是聚在一块喝上一通，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实际上这却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备受血腥争斗和宗教分歧困扰的英国人不愿信任彼此，通过酒馆，他们至少愿意聚集在一起。

酒馆、沙龙和酒吧自然从一开始就根植在美国文化中。某种意义上来说，鸡尾酒这样一个诞生于美国的产物，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

于是，自然而然地，她去世界各地的每趟旅行最后都成为了一次“寻酒之旅”——去苏格兰感受散发着泥煤熏烤气息的威士忌，去新奥尔良的Sazerac酒馆小酌一杯Sazerac，或者是去日本关西探访山崎蒸馏所。对她来说，酒的世界学无止境，每个地方的酒都有它的“个性”所在。

市场向好

2011年，Jenny发现，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入驻了和义大道，五星级酒店在宁波也呈“多点开花”之势，她隐约觉得，宁波的高端市场正在一步步地打开，意味着宁波会有更多的人接受并喜欢上威士忌和鸡尾酒酒吧。

当年12月10日，她便把酒池星座这个品牌引入宁波，第一家店就坐落在酒吧云集的老外滩，13.5米长的吧台亦是宁波最长。在Jenny眼中，吧台就是一个酒吧的灵魂所在，对于一家没有驻场乐队、没有摇曳的酒吧来说，调酒师便是最好的舞台演员。

彼时的老外滩，Jenny的酒吧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因为根本没人问津。

“那一年的圣诞节，对比是最明显的。整个老外滩的酒吧人满为患，只有我们家的是空的。不少年轻人推门进来，一看这氛围，二话不说就走了。我告诉调酒师和服务员，不要急慢慢来，没顾客的时候就当腾出空来练手艺了。但你说我心里不难过吗？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她很快就想开了，他们这样的酒吧必须得用时间来坚持，坚持到怀疑自己的地步，因为最大的阻碍在于人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改变。

Jenny始终认为，酒吧不应该是买醉的地方，而是一个社交的场所，人们上班工作之余，觉得身心俱疲的时候，来到酒吧，点一杯适合自己的酒，不需要酩酊大醉，点到为止即可。

以鸡尾酒为例，在当下调酒师往往热衷于浮夸和炫技的酒文化中，她觉得，专注于古典鸡尾酒的复兴亦是不可动摇的。Old Fashioned、Dry Martini、Bloody Mary……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鸡尾酒，在古老的配方下被赋予最纯正的风味，更多百年流传下来的经典但不为人知的鸡尾酒也同样出现在酒单之上。

“那么多经典鸡尾酒还没真正被人所认识，何必去自创那些或许并不好喝，且成为不了经典的鸡尾酒。那种随便把果汁和酒混合在一起就说是创新的，在这里是不被接受的。”

例如，要调出一杯好喝的Gin Tonic，Gin酒是冷冻的，倒出来是些许粘稠的，杯子必须是冰的，就连冰块都是一点点手工敲开的，“人们往往所认为的鸡尾酒中的配角，其对味道的影响绝非一丁半点。”

熬了大概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时候，Jenny渐渐感到，酒吧开始有人气了，年轻人愿意来这里感受最纯正的威士忌和鸡尾酒文化，点上一杯世代流传的经典之作，轻呷一口，倾听泰晤士河上西敏寺桥和大本钟的历史呢喃——即使要把自己撂倒也要倒得优雅些、英伦些。